史記志疑

史記志疑卷十七

梁玉繩

吳太伯世家第一

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

附案左傳哀七年疏云。漢書地理志越人文身斷髮以辟蛟龍之害。然則文身斷髮自辟害耳。史記以爲示不可用二人亡去遠適荊蠻周人不知其處。何須示不可用。馬遷謬也。余謂示不可用亦有之。不得斥史記爲謬。蓋太王之薨二人決無不赴喪者。使不深自絕焉。上無以繼太王之志。下無以安王季之心矣。辟害云乎哉。且太伯君吳。非必下仝于庶民。常在水中。有何蛟龍之害乎。黃氏日抄云。或問有疑太伯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晦庵辨以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非有愛憎利欲之私。是以太伯去

之不爲猾王季受之不爲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爲不孝愚案王充論衡見四諱謂太伯知太王欲立王季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再讓太伯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以爲宗廟社稷主王季始知其不可而受之所載頗詳且與夫子三以天下讓之說合可以破或者之疑黃氏此論與史言示不可用相發明故錄之韓詩外傳十亦言伯仲歸周王季讓立吳越春秋太伯傳言赴喪歸吳也餘說在周紀中正義引江熙言三讓本鄭康成藝文類聚廿一孫盛太伯三讓論及路史國名紀三注言三讓各不全

周章卒子熊遂立

案吳越春秋章子熊熊子遂是二代

子轉立

附案吳越春秋作專。蓋字省耳。索隱引古史考作柯轉。疑柯
是吳人語詞。故轉之先有柯相柯盧。

子頗高立

附案古史考作頗夢。恐非。若名夢則曾孫不得號壽夢矣。

子句卑立

附案古史考作畢軫。疑軫字誤。吳越春秋作句畢。古字通。如
吳邑卑梁。史漢王子表作畢梁。齊世家卑耳山正義音畢。

子壽夢立

案史于壽夢諸樊闔廬之立。皆舍名稱號。非例也。說在表

秋吳伐楚楚敗我師

案是年爲諸樊二年。當魯襄十四年。是楚伐吳吳敗楚師。若
吳伐楚而敗。乃前年事也。此誤

晉平公初立

案世家于各國之事有附書在當年者有追書往年者挂一漏萬殊無義例豈皆本舊史如春秋傳所云告則書不然則否耶

以女妻之

案左傳無吳以女妻慶封事

是其先亡乎　國未可量也

日知錄四曰季札聞鄭風以爲先亡而鄭至三家分晉之後始滅于韓聞齊風以爲未可量乃不久篡于陳氏左傳所記之言不盡信也

大而婉

附案索隱本引史作大而寬注云寬宜讀爲婉則今本史皆

作婉。必後人依傳追改耳。

儉而易行

附案左傳作險而易行。杜注險當爲儉。字之誤也。而陸粲左傳附注據此世家賈逵注。以爲當從險難之意。非字之誤。疑後人以杜說追改史記。而不知二字實古通用耳。左傳是險。文選魏都賦魏劉逵注及孔氏毛詩首疏並引作儉。易否卦儉德。唐李鼎祚周易集解虞翻曰儉或作險。荀子富國篇下疑俗儉。楊倞注儉當爲險。隸釋劉脩碑動乎儉中。今易作險。故宋賈昌朝羣經音辨云險約也。音儉。

則盟主也

附案索隱曰。左傳盟作明。徐廣亦云一作明。非盟會也。二字古通。

公子朝

附案此與左傳仝而呂氏春秋名類篇注作公子翟或謂朝後通于宣姜懼而作亂不應爲季札所悅與伯玉史魚蘧竝稱君子作翟爲是余解之曰季札亦就當時言之未可以後概前且翟之爲人無所見不知高誘何據安知非訛若必欲求其人以易之得毋公子朝乃公孫朝之誤乎王孝廉曰翟或鼂之誤即朝字

子未有患也

附案一本無子字是

將舍於宿

附案索隱謂太史公欲自爲一家事雖出左氏文則隨義而換既以舍字替宿遂誤宿字下替于戚則宜讀宿爲戚衛世家亦作宿音戚惟趙世家獨作戚評林董份以宿爲誤余惟

史公博采成史。必不臆改以誤後人。葢戚從尗得聲。古字通用也。詩小明之三章以奧蹙菽戚宿覆叶。漢書高紀注如淳曰戚將毒反。集韻宿倉歷切。通作戚。俱可證諭。

而又可以畔乎

附案滹南集辨惑謂左氏但言又何樂。史改云畔。其義頗乖。獲罪于君。卽所謂畔。何在于擊鐘耶。司馬貞旣知其非。而曰畔讀爲樂。亦强爲之說。滹南此辨非。索隱並誤。攷古畔字通作般樂之般。故歐陽脩集古錄云。張表碑畔桓利正。畔桓疑是盤桓。文字簡少假借耳。盤與般仝。則畔字宜讀爲般也。

楚伐吳至雩婁

索隱曰。昭五年左傳楚子伐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薳啓彊待命於雩婁。今直言至雩婁略耳。

十七年王餘祭卒　四年王餘昧卒

案餘祭四年夷昧十七年。史誤倒。而餘昧乃夷末之誤。俱說見表。

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　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

案左傳昭二十年稱僚爲州于。當是其號。攷公羊傳僚長庶也。世本夷昧及僚夷昧生光。世本見左傳廿七年疏及索隱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左氏襄三十一年孤庸對趙文子謂夷昧天所啟。必此君子孫實終之。若僚是夷昧子。不應此言。則光是夷昧子。僚是壽夢庶子。而史謂僚爲夷昧子。漢人表吳越春秋皇王大紀全光爲諸樊子。刺客傳全何休杜預孔穎達及王逸天問注元徐天祜吳越春秋注皆從之。徐注亦依本文孔疏又云。世本多誤。不足依憑。二者未知孰

是杜注左傳昭廿七年二公子掩餘燭庸云僚母弟是夷昧子也而昭廿三年傳掩餘注又云壽夢子世族譜云二公子壽夢子用公羊爲說何自相矛盾耶（高誘注呂子當染簡選忠廉依世本而首時注又依史記亦岐說）

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

案敗楚及陳蔡與取建母二事也建母在鄖亦非居巢也說在楚世家

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

案卑梁是吳邑當依十二侯表及楚世家伍子胥傳爲是然此乃誤承呂氏春秋察微篇來（吳越春秋亦誤）宜云吳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楚邊邑之女爭桑賈子退讓篇新序四載梁邊亭

人爲楚亭灌瓜而梁楚交歡何事之相反也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

案楚平王卒于吳王僚之十一年秋九月此言十二年冬與刺客傳言九年並誤十三年春當作十二年夏其事在四月而王僚亦無十三年索隱已糾之矣

使公子蓋餘燭庸

附案左傳作掩餘此與刺客傳作蓋餘以義全通用惟掩餘與餘祭仝名不可解而索隱云或謂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詭妄可笑吳越春秋卽作蓋餘豈趙長君亦不欲言掩耶且貞旣爲此說何以刺客傳又云掩蓋義全乎是自相矛盾矣況史公實未嘗諱掩也如項羽紀梁掩其口封禪書方士皆奄口（掩之省文一本亦作掩）李斯傳掩馳說之口彭越傳上使使掩

梁王。司馬相如傳掩薄草渚。掩焦明。其他不及徧舉。又何不欲言掩之有。刺客傳獨作屬。字相亂。吳越春秋庸作傭。字通用。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

案此與刺客傳並云丙子。索隱于傳辨之曰。左氏經傳惟言夏四月。公羊穀梁無其文。此與吳世家稱丙子。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

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

案左傳燭庸掩餘二公子奔楚而已。楚世家是此與伍子胥傳云以兵降楚。誤一。闔廬元年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至三年二公子奔楚。此云奔楚在元年。誤二。楚城養使二公子居之與以城父胡田。無封舒之事。此與子胥傳云封舒。誤三。索

隱曰。左氏昭二十七年掩餘奔徐。三十年吳滅徐。徐子奔楚。

當是舒徐字亂。又且疎略也。

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亡奔吳

案嚭奔吳在楚殺郤宛之時。非因誅州犂也。

光謀欲入郢

王孝廉曰。前已正名吳王矣。此又云光。稱名之例亂。

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

案事在七年。說見表。

鞭平王之尸

案鞭尸非也。說在子胥傳。

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

案定六年左傳伐楚者夫差之兄太子終纍也。此與子胥傳

誤爲夫差。吳越春秋全誤。至取番之誤。說在年表。

孔子相魯

案相魯非也。說在孔子世家。

越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呼自剄

濟南集辨惑曰。吳越世家全。衆左氏死士與罪人是兩節。而遷混并之。故義理不明。

取之姑蘇

史詮曰。衍姑蘇二字。

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

案索隱云。此以爲闔廬謂夫差。夫差對闔廬。若左傳則夫差對所使之人也。濟南云。左傳夫差使人立庭。謂己。蓋闔廬已殁。夫差使人間己耳。而史記何其不全也。余謂是史誤。又而

字衍而即爾也董份言上爾字呼之下而字連下恐非

以大夫伯嚭爲太宰

索隱曰左傳定四年伯嚭爲太宰當闔廬九年非夫差代也

報姑蘇也

案姑蘇乃吳都所在越師雖勝豈能直抵吳都索隱言自爲乖異也越世家依左傳作檇李是此與子胥傳全誤新論禍福篇謂吳有姑蘇之困亦仍斯誤耳

有虞思夏德

案思乃虞君之名此增改左傳作思念解非當依傳衍有夏德三字

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

家是年無伐齊事伐齊在魯哀十年當夫差十一年且吳之伐齊因前年齊悼公與吳謀伐魯既而齊與魯平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其事去齊景公之卒已四年矣此及子胥傳全誤而即以此爲艾陵之役則更誤矣

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繒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

案左傳會繒在魯哀七年當夫差八年艾陵之師在哀十一年當夫差十二年此倒敘會繒于艾陵之後而幷書于夫差之七年誤一子胥傳全誤吳之會繒欲以求霸非因伐齊而至繒也誤二魯世家全誤繒之會吳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弗聽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曰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判然兩事而此

與年表魯世家竟合與牢辭召爲一以徵牢之對出於子貢若魯未嘗與吳百牢者誤三此云召哀公尤非也索隱不甚分明繒字從穀梁

十年因伐齊而歸

案十下脫一字因而歸三字衍說在後

十一年復北伐齊

案十一乃十二之譌

是棄吳也

滹南集辨惑曰左傳纂吳史改爲棄此何意耶

有顚越勿遺商之以興

附案此乃節錄諫詞以詳在子胥傳中也徐廣注非

抉吾眼置之吳東門

附案此是一時忿詞而呂氏春秋知化篇韓詩外傳七言夫差實抉子胥之目著於門莊子盜跖篇楚辭劉向九歎並有子胥抉眼之語殆未可信匡謬正俗引風俗通辨其非矣索隱謂國語以抉為辟又云以手抉之今本國語無其文不知何據今本作縣目賈子耳痺亦云目抉而望東門

齊鮑氏弑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乃從海上攻齊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

案此即十一年伐齊事疑錯簡于此應移在上文十一年伐齊之下譌作十年因伐齊而歸也齊人弑悼公亦不得言鮑氏說見表當云十一年伐齊齊人弑悼公云云

吳召魯衞之君會於橐皋

案魯于夏會吳于橐皋衞于秋會吳于鄖此與表言衞亦會

橐皋非。索隱知其誤而曲爲之說。

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

案左傳作丙子。此誤。

越五千人與吳戰

案陳氏測議謂外傳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當起數道之師。不止五千人。余攷哀十三年左傳。是戰也吳大夫王孫彌庸屬徒五千。史公必因此而誤。王孝廉云。或誤本外傳君子六千人。或誤以保會稽之甲楯五千而移于此。

趙鞅怒將伐吳

案左傳鞅與司馬寅之言。祇是爭長耳。非怒而欲伐吳也。史與傳不合。

乃長晉定公

案公羊哀十三年會黃池傳曰。吳主會也。與外傳言吳公先歃晉侯亞之仝。左傳云乃先晉人。先吳于晉也。先儒謂經書吳在下是晉實先之誤矣。史公於秦紀及晉趙兩世家言長吳。而此言長晉。共說一事。二文不仝。何自岐也。以情勢揆之。晉人不競已歷數世。自宋之會即爲楚所先。而況其能與吳爭乎。惟何休引春秋說文云齊晉前驅魯衞驂乘滕薛俠轂而趨末免言之太過。

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

案使字衍。

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

索隱曰。哀十九年左傳越侵楚以誤吳。杜預曰。誤吳使不爲備。無伐吳事。

遂自剄死

案左傳作縊。越世家云自殺。其義一也。而此言自剄。越絕書吳越春秋作伏劍。淮南道應說死正諫。與此仝子胥傳。又言越殺夫差。並小異。

誅太宰嚭

案左傳哀廿二年越滅吳。廿四年有太宰嚭。則未嘗誅也。故通鑑外紀云嚭入越亦用事。安得吳亡即誅哉。而史記世家列傳及越絕吳越春秋皆言誅嚭。呂氏春秋順民篇言戮吳相。似不足爲信。余仲弟履繩著左通有說曰。越之滅吳。嚭與有功。越王不殺。所以報之。然西施沈江。伯嚭不誅。何也。豈滅吳之時。特從寬宥以賞功。久方拏戮以正罪耶。越絕吳越春秋言并戮其妻子

齊太公世家第二

太公望呂尚者

案孟子曰太公望則其名望審矣大明之詩曰維師尚父則尚是尊稱明矣惟尚是尊之故後世遂號曰呂尚而尚實非名史於世表作太公尚於世家作呂尚以望爲號未免乖反而其字曰子牙或單呼牙詩疏索隱唐宰相表載之以爲名牙者妄也而路史後紀四作呂涓注引符子方外作太公渭尤妄

東海上人

案呂氏春秋當染首時注淮南氾論注水經注九並言太公是河內汲人此云東海路史注謂因孟子失之葢誤以避居爲其鄉也劉向列仙傳曰冀州人呂首時曰東夷之士高誘云河

內於豈篇爲東。

以漁釣奸周西伯

案太公就養西歸，天下仰爲大老，何云奸也。獵渭載歸之說，余猶疑之，此皆戰國好事者僞造，不足依信。呂覽首時篇謂太公聞文王賢，故釣于渭以觀之，言尚近理，然聖如文王，太公應久見知，何煩觀乎。蓋太公未遇時，若漁釣，若屠牛，若賣食，或曾爲之，摠非歸西伯時事，諸子紛馳，千言成實，甚且衍爲魚腹得書之異，見正義。其妄與搜神記海神託夢仝。

非虎非羆

附案章懷崔駰達旨注、李善班固荅賓戲注、初學記卷六，並引史記作非熊非羆，故張衡東京賦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李注引史作非虎非羆，蓋今本文選之誤。鹽鐵論刺復篇起磻溪熊羆之

士。沈約隱侯集王太尉碑卜非熊非羆。惟人是與。唐人如李瀚蒙求呂望非熊。魏知古從獵渭川詩非熊從渭水。杜甫工部集贈哥舒翰詩畋獵舊非熊。夔府秋日書懷詩熊羆載呂望。李商隱樊南集復獻杜僕射詩入兆渭川熊。白居易六帖于熊部獵部卜部俱作非熊。唐書世系表有孫非熊。酷吏傳有趙非熊。又顧況子名非熊。偶憶及此。不及徧舉。則知今本史記作非虎非羆誤也。李注賓戲引史云非龍非虎非熊非羆。章懷注遠旨引史云非龍非螭非熊非羆。亦小有不全處何也。而容齋五筆據六韜第一篇文韜作非虎非羆。與史記合。以遠旨所引史記為疑。不知六韜是後人僞作。未可為憑。況沈約竹書注及宋書符瑞志藝文類聚六十六李善注東方曼倩論運命論劉越石詩並引六韜作非熊非羆。容齋所見六韜當是譌本。然亦可證史記之誤自宋已然。宋

初猶未誤也故唐人無能子文王說云西伯獵之其繇曰非熊非羆天遺爾師御覽八百三十一卷引史作非熊非羆至大紀則云非龍非彲非虎非熊矣攷古質疑謂唐人避諱改虎爲熊殊不然選注運命論引六韜又作非熊非羆非虎非狼曼倩論注全與劉詩注異

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

案太公組紺安得預知呂尚而望之通志三王紀以爲誕語葢因呂尚佐周克商而詩又有太王翦商之語遂謬爲斯論耳太公乃長老之稱當時以其年高德劭故以太公號之莊子山木有大公任釋文引晉李頤云大公大夫稱則或又以呂尚爲太師三公故歟自望子之說興而宋書符瑞志載文王曰望公七年今見光景遂變名爲望據路史後紀四注是引中候詩大明疏引維師謀曰望公七年尚立變名金

石錄載晉太公碑謂文王夢天帝曰賜汝望是夜太公夢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曰而名爲望乎答曰唯爲望跡可爲名望之證遂言其夢與文王合並奇詭不足道也

立爲師

附案詩齊風譜疏引世家作立爲太師呂子長見篇注仝

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

案周初無游說之風而太公又豈游說之士明是戰國好事者爲之孫子用間云周之興也呂牙在殷鬼谷子午合云呂尙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于文王或之說本此太公避紂海濱安得入殷之事必因伊尹而影撰也

或曰呂尙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

呂尙呂尙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爲西伯
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
案依此說則是太公非身遇文王而閎散爲之介紹也豈其
然乎況囚羑里之時太公猶未歸周也此本尙書大傳之謬
說而增損之美女奇物之獻尤妄並辨見殷紀中或問孔仲
達文王詩序疏謂文王之得太公無經典正文言其得之年
月羣言不全莫能齊一司馬遷馳騁古今尙不能知其事周
所由今未能正之則子以爲被四時未得太公奚據曰以孟
子知之孟子稱太公之言曰西伯善養老明是歸周在文王
爲西伯後故劉敬傳言呂望來歸在斷獄後也而仲達引雒
師謀言太公遇文王于伐崇之年前編言紂十五祀西伯得
呂尙較史記大傳紀年諸書所說爲長或又問世傳太公八

十遇文王確否曰此本于孔叢子記問篇及列女傳齊管妾婧語未敢爲信太公之遇文王有云七十者說苑尊賢篇年七十而相周後書文苑高彪傳呂尚七十氣冠三軍有云七十二者荀子君道篇太公行年七十有二文王舉而用之韓詩外傳四太公年七十二而用之者文王漢書東方朔傳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于文武桓譚新論太公年七十餘乃升爲師有云九十者楚辭九辨太公九十乃顯榮分韓詩外傳七說苑雜言高誘淮南說林注並言九十爲天子師其將何從又問竹書謂太公薨于康王六年尚書疏謂成王時齊太公薨周公代爲太師未知孰是曰書顧命稱齊侯呂伋則太公非卒于康王時矣

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

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秦陰謀傾商之謬說已辨在殷紀中困學紀聞十一引葉石林謂此說出六韜夫太公賢者其所用王術其所事聖人則出處必有義而致君必有道自歷翟以太公于文王爲忤合孫子謂之用間且以嘗爲文武將兵故尙權詐者多並緣自見又引說齋唐氏謂三分有二而猶事商在衆人必以爲失時聖人至誠惻怛出于自然太史公曾不知此乃曰陰謀傾商特戰國變詐之謀殆非文王之事遷不能辨其是非又從而筆之使後人懷欲得之心者藉爲口實其害豈小哉路史發揮論太公篇可參看

蒼兕

附案此水獸一身九頭善覆人船今本論衡是應篇作蒼光

誤。索隱引王充作蒼兕。又索隱云。馬融曰。主舟楫官名。有本作蒼雉亦非。水經泥水注西昌寺西即船官坂倉光郤水。是蒼是作亦誤以兕爲光。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

案下諸侯二字衍。

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

案還師再舉。辨見殷紀。所謂作此太誓者。即上文蒼兕諸語也。然太誓王言也。而以爲與太公作何耶。

卜龜兆不吉

案事亦見論衡卜筮篇。晉泰誓疏曰。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采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餘冬敘錄四十四曰。湯武之師。應天順人。亦非得已。理必

無敵何有乎蓍龜而爲不吉之疑哉。唐世民以諸臣勸除建成元吉。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卜而不吉。庸得已乎。世民意乃決。以武王之十臣。非乏公謹其人。而見不出此。

遂追斬紂

案斬紂妄也。說在周紀。

羣公奉明水

案周紀本遂書作毛叔鄭奉明水。此言羣公誤。

東就國

附案鄭注檀弓云。太公受封。留爲太師。則太公固與旦奭仝相周也。故金縢稱二公。此言就國者。或受封之始往治其國。旋卽返周歟。

東至海

大事表春秋海道論曰。管仲對楚使齊地東至于海。特誇言耳。其時登萊二府。尚有萊介諸國。與夷雜處。至襄六年滅萊齊境始邊海。而適召吳之寇。楚使曰寡人處南海。亦誇言耳終春秋世。楚地不到湖南。

南至穆陵北至無棣

四書釋地又續曰。南北相距七百里。亦是後來侵小所至。管仲誣其先君以夸楚也。

子丁公呂伋立

附案通志氏族略云。諡法雖始有周。是時諸侯猶未能徧及。齊五世後稱諡。則知所謂丁公者長第之次也。鄭說是。杞宋曹蔡四世未稱諡。衞亦五世後稱諡。而宋並有丁公可驗已。

說文以伩證玎非又謚法達義不克曰丁呂伋賢嗣何以蒙此不韙之名乎

子癸公慈母立

案索隱本作祭公慈母又引世本作脩公慈母檀弓疏引世本作瘡又引譙周云祭公慈各本譌作慈心未知孰是

子哀公不辰立

附案世本作不臣而竹書名昴鴦有二名臣字疑誤

因徙薄姑都治臨菑

案詩齊風疏云臨菑營邱一地趙氏水經注釋卅六云太公始封之營邱宜在北海營陵迨胡公徙臨菑取營邱舊名以號臨菑猶晉稱新田爲絳楚稱鄀爲郢耳應劭言獻公自營邱徙臨菑是劭之謬當云自薄姑徙臨菑耳齊世家唯胡公一世居薄姑以後復都臨菑也但烝民詩仲山甫徂齊傳以齊去

薄姑遷臨菑在宣王之時與世家書于獻公元年異孔疏謂史記非實所言未可信毛公在馬遷之前其言當有準據然則遷臨菑者非獻公矣二說未定孰是

九年獻公卒

案獻公之年有脫誤疑是二十九年說見世表

大臣行政號曰共和

案共和之說非雜在周紀中

子厲公無忌立

案厲公在位九年此脫

子成公脫立

附案索隱引世本譙周及年表皆作說齊風詩譜疏引世家作說則是今本譌說為脫耳

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

案夷仲年之死不知何時說在表

始爲太子時嘗與無知鬭及立絀無知秩服

案莊八年左傳是因其竝適而絀之非鬭也史豈別有據乎

因拉殺魯桓公

附案左傳疏引此作摺殺與魯世家仝

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

案春秋書紀侯大去其國此遷字未安

遂獵沛丘

附案左傳沛作貝即楚語貝水是古以音近通借故論語顛沛必於是詩顛沛之揭昭二十年傳齊侯田于沛釋文竝音貝呂覽應言篇市邱即沛之省戰國韓策攻市邱吳注孔叢

子作市大事記作沛

反而鞭主屨者茀三百

案傳云誅屨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此以爲主屨者又謂鞭之三百恐非也費茀古通如魯幽公晉穆侯皆名潰而穆侯之名亦作費幽公之名亦作茀可以互證

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

案索隱謂亦有本作雍廩也雍廩乃人名賈逵以爲渠邱大夫者因昭十一年左傳及楚語上並有齊渠邱實殺無知之語渠邱續後書志作遾邱高氏地名攷略謂卽葵邱也渠邱爲雍廩邑則雍廩爲人名益信此誤以雍廩爲邑名而云往游被殺妄矣

遂殺子糾於笙瀆音豆

附案左傳作生竇集解賈逵云魯地句瀆索隱本引賈作竇索隱引鄒誕生本作莘瀆竇瀆古通而生之爲笙爲莘一以義通一以音近故儀禮大射儀注笙猶生也然攷左傳桓十二年句瀆之丘是宋地襄十九廿一句瀆哀六年句竇皆齊地豈魯與齊宋竝有地名句瀆者歟

伐滅郯

附案徐廣謂一作譚是也本當作郯索隱謂不當作郯字各本誤刻索隱譚字爲郯而不知是傳寫之譌非史元文郯乃別一國名故其後別見

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

案齊桓五年爲魯莊十三年桓公爲北杏之會遂人不至故

滅之無齊伐魯及魯敗獻邑事滅遂亦與魯無涉此及刺客傳仝誤

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

案曹沫事甚妄說在刺客傳中

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

案甄與鄄通竝音絹田完世家趙攻甄亦卽鄄也以會鄄爲始霸雖本於左氏然未確說在封禪書中

二十三年山戎伐燕

案事在二十二年說見表

魯湣公母曰哀姜

附案魯世家依左傳以湣公爲哀姜娣叔姜所生哀姜無子也此以哀姜爲湣公母者適母也

王祭不具
附案史詮謂湖本誤共爲具
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
案傳云楚子使屈完如師以觀強弱也此言將兵扞齊非
則楚方城以爲城
附案水經注汝水條云楚控霸南土欲爭強中國多築列城于北方號爲萬城或作万城唐勒奏土論楚自越以至葉垂宏境萬里故號萬城此說恐難信卽道元滍水注亦以爲方城在今南陽府裕州楊愼直從萬字解乃喜新之病明陳耀文正楊及王世貞宛委餘編竝闢之
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

案左傳無弓矢大路之賜亦不聞有管仲厠其間此妄也

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

案三六之數與他處異說在封禪書中

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

案叔帶奔齊在桓公三十八年此在三十九年與周紀年表

書于三十七年仝誤

齊使仲孫請王爲帶謝襄王怒弗聽

案仲孫未言子帶事史與左傳不合說在表

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

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

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宫以適君非人

情難親

案管子戒篇列子力命莊子徐無鬼呂氏春秋貴公韓子十過皆言管仲將死桓公問管仲欲相鮑叔管仲以爲不可惟隰朋可又諫桓公去三子亦見管小稱篇韓非一呂知接固兩事也史略不具說苑權謀篇仍史然又失去開方且述三子事亦不明晰或問上文言是歲管仲隰朋皆卒而說苑復恩篇言鮑叔先管仲死與管子諸書不合何故曰朋之卒後仲十月見管子戒篇故仲歿時猶爲之若說苑管仲哭鮑叔之事前賢曾辨其非然韓子十過篇載桓公與管仲問答語云居一年餘管仲死安知鮑叔之卒不在此一年中乎穀梁于僖十二年云管仲死者也

徐姬

案徐本嬴姓左傳作徐嬴是也此誤作姬履繩左通曰三夫人姬居其二六人中姬居其四因致譌易索隱言姬是妾之

揔稱未盡是姓然則葛嬴華子何以不俱稱姬且徐嬴是夫
人何得列爲姬妾乎殊屬妄說

生無詭

附案左傳作無虧古通故人表亦作詭

生昭公潘

案潘之謚昭有誤說在表

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

杭氏疏證曰左傳文公卒于齊昭之五年在翟侵齊之前此
作六年誤

十九年五月昭公卒

案十九當作二十

卽與衆十月卽墓上弑齊君舍

附案左傳作七月乙卯，則此十字乃傳寫之譌，若春秋之書九月，從告也。

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

附案年表及衞世家作邴歜，與左傳楚語仝，而此作丙戎，水經淄水注亦作邴戎，益戎歜音之轉。衞世家索隱謂邴歜掌御戎車，故號邴戎，不然也。

庸職之妻好

附案閻職之作庸職，索隱以備疑解之，迂曲不合。說苑復恩篇作庸織，蓋職織以音仝通借，而庸字與史仝。史記攷異曰，庸閻聲相近，若炎若火始餤談，漢書作庸庸。敍篇傳

六年春，晉使郤克於齊

疏證曰，左傳及年表在頃七年，爲魯宣十七年，此誤。

齊使至晉郤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

案宣十七年左傳晉徵會于齊齊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高固先逃歸晉執三子及苗賁皇言于晉侯以緩得先後逸去何嘗有殺四人于河內之事史通已糾其謬矣

十年春齊伐魯衛

案齊頃十年爲魯成二年乃衛侵齊而敗衛世家全齊未嘗有伐衛之事也

士燮將上軍

案傳士燮是佐上軍將上軍者荀庚也時庚不出

遂復戰戰齊急

附案毛本戰字不重

晉小將韓厥

案厥爲司馬豈小將乎

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

附案左傳謂郤克免逢丑父公羊曰斮之史多從公羊此獨用左氏蓋以公羊非實

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

附案陵字誤徐廣云一作陘是也馬陵非齊地

晉初置六卿

附案六卿乃六軍之誤說在表成三年左傳疏引世家作六軍則唐初史記本元是軍字

欲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

案王晉妄也說見表又不敢受左傳疏及困學紀聞十一引作不敢當疑今本誤

齊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爲太子

案光固太子也。本不應稱公子。而又何待十九年始立乎。

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

案襄十八年左傳晏子有君固無勇語。乃逆料之辭。未嘗止靈公之走也。

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爲太子仲姬戎姬

案董份謂太子下卽著仲姬戎姬有脫字是也。攷襄十九年左傳云諸子內官之號杜注非仲子戎子。杜注曰二子皆宋女。則依上文取魯女之例。當脫取宋女三字。而二姬字又子之誤。史詮謂仲姬戎姬不言取者蒙上文。徐孚遠謂大意言既立太子又寵仲姬戎姬。並非。

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

案晉士匄伐齊聞喪而還春秋善之安有因亂伐齊之事齊夙沙衞據高唐以叛圍而克之與晉無涉

晉大夫欒逞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

案襄廿二年左傳晏子諫納欒盈弗聽退告陳文子而文子未嘗諫也此與田完世家仝誤又欒盈三見年表晉田完世家作逞避惠帝諱也此何以書

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

案此當依左傳作姜與崔子自側戶出若閉戶不出則公知有變必不拊楹而歌矣擁柱亦非集解後說妄

遂公從宮而入閉門

附案左傳作止衆從者而入閉門則此當作從官宮字譌

陪臣爭趣有淫者

附案徐廣訓爭一作扞是扞趣與左傳干掫仝。惠氏左傳補注曰。史記本作扞趣。後人改爲爭趣非也。索隱如字解之。謂史公變左傳之文。眞偪妄說。

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

案此事晏子雜篇上呂覽知分韓詩外傳二並載之。與史又不全。然總不如左傳之妙。慶封欲殺晏子亦未聞。

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

案傳云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如史言則不見其二人矣。

景公元年

案元當作二。

成有罪二相急治之

案襄廿七傳曰成有疾而廢之此誤也若果有罪成安得請老于崔乎

立明爲太子

案卿之後何得稱太子史公失辭

成請老於崔杼

補正曰杼字衍

使崔杼仇盧蒲嫳攻崔氏

案嫳乃慶封之屬何以爲崔杼仇莊公之難盧蒲癸奔晉意者嫳與癸或兄弟行故以爲仇乎

崔杼歸

附案索隱本作崔杼毋歸

慶封爲相國

案相國之稱誤。是時無此官名。

其秋齊人徙葬莊公

案傳乃十二月朔之事。則當作其冬。况上文已書十月。何倒言秋乎。

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

案齊請伐燕。非欲與晉伐之。說表中。

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

案左傳無其事。說在表。

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千社封之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以居昭公

案千社之封。齊侯之口惠。何待子家之止。子家勸公至晉耳。

伐鄆居昭公亦齊之意非公請之也詳昭廿五年傳

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羣臣皆泣晏子笑

案禳彗星歎路寢見左傳及晏子泣牛山見晏子及列子力命篇是三事也史公并爲一事而變易其辭耳堂堂御覽七引史作棠乎堂乎疑今本脫上棠乎韓子外儲說右上作堂堂乎

魯陽虎攻其君

案虎欲去三桓遂有劫公之事非攻君也詳定八年傳或曰其君陽虎之君指季氏

犂鉏曰

附案索隱本作犂且

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

案相字誤解辨在孔子世家

是歲晏嬰卒

案是歲爲景公四十八年。嬰先景十年卒也。然說苑君道載景公謂弦章曰吾失晏子于今十有七年。則嬰又似非卒于是歲矣。疑。

田乞欲爲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

案哀二年傳齊輸范氏粟不及中行氏說已見表。又齊時叛晉。故助范中行。非因陳乞黨逆而然。此與田完世家仝誤。

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

案此文因景公之卒而追敘前事非當年事也。然承接欠明。荼母姒姓。非芮姬也。應依左傳作鬻姒。下文芮子亦與田完世家仝誤。徐廣于彼云一作粥子。索隱于此云鄒誕生本作

芮姰皆非。晏子諫篇上。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

公子壽駒黚

附案三公子之名。左傳壽作嘉。索隱亦云一作嘉。則各本作壽者非。徐廣注一云壽黚。又失駒一人。譌本也。

公子鉏

附案此即左哀六年南郭且于也。左作鉏。全集韻鉏牀魚切。齊公子名。猶上文犂鉏。孔子世家作黎鉏。韓子內儲下作黎且。唐馬總意林引韓子作黎沮。後書馮衍傳作犂鉏。而左傳實作犂彌。蓋古人音轉字異。或以鉏爲誤者非。毛本亦作鉏。

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

案生而呼謚非也。此與田完世家全誤。當依左傳作二子。謂國惠子高昭子。傳曰二子者禍矣。

遂反殺高昭子
案湖本誤以遂反爲句。故史詮謂六字一句也。但考左傳高張奔魯。則此與田完世家言陳乞反兵殺高張茲妄。呂氏春秋首時云。鄭子陽之難。猘狗潰之。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衆因之以殺子陽高國。史或因此誤傳。
八月齊秉意茲
案左傳曰邴意茲來奔。秉邴以音仝通借也。史記考要云。邴意茲缺奔魯之文。且在齊世家而繫以齊。皆誤。
十月戊子
案左傳是十月丁卯。
悼公元年齊伐魯
案元年當作二年。

鮑子弒悼公

案悼公非鮑子所弒說見表

闞止有寵焉

附案闞止史皆作監止故索隱本作監而今本作闞乃後人依左傳改之殊不知二字聲近義通古人互用封禪書蚩尤在東平陸監鄉索隱監音闞戰國策北至于闞魏世家作監韓策亦作監止

田常執簡公於徐州

附案此徐州與九州之徐別索隱于齊魯兩世家云徐音舒其字從人左氏作舒說文作𨙅郡國志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而一部史記凡徐州無作徐者葢古字彳亻偏旁通寫也且舒與徐古亦通易困卦來徐徐李鼎祚集解引子夏傳

作荼。卽古舒字。十二侯表魯昭公十二年楚伐舒。卽是伐徐。吳世家闔廬三年拔舒。卽春秋昭三十年滅徐。並徐與舒仝之證。或以徐爲誤。未之考耳。

子宣公積立

案表名就匝。而此作積何也。或有二名。

田會反廩丘

案年表田完世家會反在宣公五十一年。此書于康公元年誤。餘說見表。或曰錯文也。上文子康公貸立當移此句下。

遷康公海濱

案事在十四年。此書于十九年非。說見表。

史記志疑卷十七終

史記志疑卷十八

魯周公世家第三

梁玉繩

周公佐武王作牧誓

滹南集辨惑曰。牧誓王言也。以爲周公佐之而作。何所據

發書視之信吉

補正曰。六字衍。

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

案入賀武王四字衍。徐孚遠曰。尚書不言入賀武王。若如史

則周公代王之說宜已昭露。不應待風雷之變也。

成王少在強葆之中

案金縢曰。周公以詩貽王。而王亦未敢誚公。則成王非不識

不知之孩稚矣。曰王與大夫盡弁。則成王已冠矣。故康成以

為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王肅以為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其詳見書洛誥詩豳風禮明堂位穀梁文十二年諸正義及家語冠頌先儒說成王即位之年雖異詞而其非居强葆明矣乃魯世家及蒙恬相如傳俱有强葆語賈誼新書修政篇又言成王年六歲即位後書郎顗傳言成王生於克紂之後而路史發揮反主襁褓之說謂武王崩成王才一二歲以康成為非羅苹注更引其源賦謂武王之崩成王始生皆不根之論也若武王崩時成王方在襁褓則成王母弟尚有唐叔應侯亦成王弟其時將未[illegible]耶抑遺腹耶余因之別有疑者武王之子成王及邘晉應韓五人唐書表言成王封母弟孝伯于狄城為狄氏路史國名紀言武王有子封寒侯皆不足據信五人中邘韓無考晉應並為成王弟而左傳富辰敘韓於晉應下當是最少何以武王壯盛之時艱

於嗣息迨衰老而連舉數子乎。疑一。武王之年不可知。竹書作五十四。据路史發揮所引。今本竹書五作九。非。較文王世子作九十三爲近實。即依竹書武王四十外生子。元不甚遲。文王十五生武王初之說亦妄。武王初得天下。告周公曰。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則武王非九十三歲可知。獨怪太公晚遇文王。必不在武王未娶之先。奚待太公歸周以後。武王始娶邑姜乎。疑二。謂武王娶太公女者。祇緣左傳稱呂伋王舅一語耳。然禮天子仝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則舅亦通稱。豈足依據。故詩文王疏曰。武王不應此時方取室。文王未應便爲武王取太公女。吾不知是武王之前后歿而娶邑姜爲繼室乎。抑邑姜非太公之女乎。疑三。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晉應韓三子既幼於成王。則封於邘者定比成王爲長。而必立邑姜所育之成王。得毋邘厲庶出而厥德不類乎。疑四。俟質

之君子。唐表七十三于氏以邗叔爲武王第二子。恐難信。路史國名紀五以晉韓邗應爲大。亦無據。後紀十云武之穆四邗爲長。

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

案召誥曰。惟沖子嗣。曰有王雖小。元子哉。是踐阼者成王也。周公之攝政當國。乃三代諒闇之制。冢宰掌邦之職。安得指爲踐阼。而史於魯燕兩世家均有踐阼之文。乖誣孰甚。既以爲踐阼。則下文何以書成王七年耶。後又云周公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七年還政就臣位。禮明堂位文王世子及荀子儒效。韓子難二。淮南子齊俗氾論。韓詩外傳卷三卷七卷入諸書。並有踐阼履籍等語。漢唐諸儒據以釋經。王莽傳之假王莅政。緣兹附會。而劉恕外紀直以周公紀元。亦本於此。宋鄭厚藝圃折衷所以有周公非純臣之論也。蓋昔起於六國好事者爲

之猶言伊尹當國朝諸侯耳戴記漢人采集不能無疵諸子更不足憑至七年反政之說或因國家初造成王委政周公不定依三年亮諒之常制亦未可知故逸書明堂解書大傳竹書俱云七年致政與洛誥誕保文武受命七年合不得以周紀及此世家爲非居易錄廿六載唐趙蕤長短經引尸子云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爲兆人（袁澤任光辯剡尸子三卷此文在廣釋篇）此荒唐謬悠之論託名聖人三國魏文帝志注引尸子仝（晉書慕容盛載記亦論周公蘇兄弟甚流言不可謂忠聖）

周公將不利於成王

案攷孺子爲成王何意豈忘成王見在耶

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

案書言周公居東二年詩言周公東征三年辭各不全大傳

毛傳以居東即東征王肅從之僞孔傳古史朱子詩集傳亦然馬鄭以居東爲居東都與東征是兩事蔡傳從之而謂居東爲居國之東以居東爲東征者解金縢我之弗辟爲法以居東非東征者解辟爲避朱子晚年亦從鄭注見蔡仲默書集傳史公依伏毛之說以居東即東征而又解弗辟爲不避位攷書言居東則非東征明甚流言初起莫知所由公方見疑出居自遠詎宜遽爾東征乎二年猶待罪也蓋武王既喪管蔡流言政當成王諒闇周公攝政之時公居東避之二年始得罪人主名公貽王鴟鴞之詩王尚疑而未悟迨感風雷而後迎公管蔡等懼遂叛公乃奉王命東伐三年而歸王迎公之時三年之喪已畢故曰王與大夫盡弁此其事之本末也史記殊非而解經者各逞臆說或謂武王崩後三年居東或謂居東出入

三年後又東征三年或謂書之二年言得罪人詩之三年言其歸紛紜違亂不可憑信居東二年者其次年即出師之歲也以秋反以秋征實居東不過年半爾東征三年者其一年即郊迎之秋也以前年之秋征以後年之春歸實東征不過二年爾合居東與東征計之首尾僅三年有餘列于楊朱篇言居東三年亦非也故竹書曰成王元年周文公出居於東二年大雷電以風王迎文公於郊遂伐殷三年滅殷伐奄斯為確證不然以周公之神聖才藝而將名正言順之兵何敵不摧豈煩淹師三年之久哉至所稱居東者馬鄭以為東都而其時洛邑未營安有東都可避由詩疏云從後言之非攷墨子耕柱云周公旦非關叔為管叔所非也公孟篇又云關天下之暴人則知古關與管通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而武庚三監方欲謀公寧有處商之理越絕又云管

祭義周公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而公非天子胡爲巡狩明豐坊僞子貢詩傳及申公詩說以爲居魯例以俾侯於東之文似非無據然周公一生未嘗至魯且居魯則千里之遙金縢竹書何得云王新迎於郊耶或引荀子儒效篇周公歸周語以爲居東者自居畿內之國方氏苞望溪集有記王巽功周公居東說涇陽王巽功語余曰周公居東集傳居國之東爲近觀王欲親迎卽駕而出郊就令出舍以俟必信宿可至古者大夫有罪自投於私邑以待放禮也然則公所居近在郊關之內歟余曰子之言其信畿內公卿之采地當在縣鄙而有勳勞者別有賞田周官載師以賞田任遠郊之地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是也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公主東諸侯則邑於國之東爲宜公之避不之縣鄙之采

而退就近君之小邑。理亦宜然。是公所居爲鎬東鄉郊之賓邑決矣。而當塗徐氏文靖竹書統箋云。世家周公奔楚。論衡感類篇曰。古文家以爲管蔡流言。王疑周公。周公奔楚。抱朴子嘉遁篇云。公旦聖而走南楚。國策惠施曰。王季葬於楚山之尾。季娟鼎銘曰。王在成周。王徙於楚麓。左傳成十三年。迓晉侯於新楚。杜注新楚秦地。括地志終南山一名楚山。在雍州萬年縣南。武王墓在萬年縣西南。括地志見夏周本紀正義周公當因流言出居。依於王季武王之墓地。徐說似勝。

成王少

案此周公語也。可云成王乎。

成王之叔父

案世家前後誤稱成王者四。并見秦紀獨此乃仍大傳洛誥篇荀子堯問篇韓詩外傳三。史公采擇失檢爾。說苑載周公戒伯

餘語改作今王之叔父。君子趣之。

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

案吐握之事。諸子所說。恐未必有之。黃氏日抄云。此形容之語。本無其事。王滹南亦以爲妄。故呂覽謹聽淮南氾論又屬之夏禹。鬻子上禹政篇有禹一饋而七十起語

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

案衛宋封於武王之世。非此時始封也。語在殷周紀。

二年而畢定

案二年依文當作三年。史公以居東爲東征。豈據二年得罪人之文。而不數還師之一年耶。

唐叔得禾異母同穎

附案索隱謂畝母義通。鄭誕本仝。山陽吳氏玉搢別雅曰。母

疑晦字之脫誤也。

嘉天子命

案嘉一作魯。說在周紀。索隱本作之命。

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

案詩作於居東時。與七月之詩全作。若貽詩在誅管蔡後。詩何以云未雨綢繆乎。蓋毛傳以鴟鴞爲旣誅管蔡而作。毛在史公前。便依言之。朱子註詩朴然總由以居東爲東征故耳。訓字是誚之譌。索隱已言其誤。徐廣固云一作誚也。凌稚隆程一枝並謂此十七字乃錯簡。當在上文我所以爲之若此句下。亦通

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

案倍依之說非也。辨見前。

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

案此事亦見蒙恬傳前哲謂緣金縢之文而誤分爲二遂兩出爾夫成王縱疾河非所獲罪乃公揃蚤以祝於河將媚旦之識尚不若楚昭王乎索隱引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明郊贄學史云公前事武王後事成王病也禱也藏冊而祝也譏且譖而居東與奔楚也天動威發書以泣而反之也何其全也史氏之附會一至於是余因攷呂氏春秋古樂篇言周公以師逐象至江南公羊僖四年傳言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荀子王制篇言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東征而西國怨經典無周公西南之征必從

湯事影撰移於周公而又因誤解奔楚之故耳後書班固傳云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可爲移湯事作周公之證史詮謂此節錯複當刪

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

案多士非誡成王之作與周紀言無佚告殷民全謬已說在周紀中蓋於紀不當云作無佚於世家不當云作多士

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愼乎

案此與毋逸逈殊必史公約其意以爲文非有異本也然太不類

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

案尚書是五十九年此誤也而漢書五行志劉向杜欽傳隸

釋蔡邕石經論衡無形異虛篇皆作百年師古王吉傳注從之未知孰是

不顧天及民之從也

附案徐廣謂之從一作敬之是即多士所謂罔顧於天顯民祇也

周多士

案三字衍

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

附案此疑錯脩當在前文祖甲饗國三十三年之下不然既敘多士又忽復述無逸恐無此文理

於是周公作周官

案周紀言成王作周官與書序仝而此云周公作之豈周公

率成王命爲之歟

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案書序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大傳周公老於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於畢畢者文王之墓地故成王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也史公蓋本諸此然成王未嘗都成周何以稱不敢離成王豈不以成周爲洛陽乎史於十二侯表敘云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衞世家云管叔欲攻成周索隱謂管叔欲攜先攻成周乃曲爲之說耳竝以鎬京爲成周不免舛錯徐廣巳疑之矣公羊傳曰成周東周也即此世家上文亦言成周洛邑豈可混乎又大

傳所謂不敢遠成王示天下臣於成王者乃伏生釋辭而史記誤併作周公語是成王見存而遽呼以謚也

周公卒後秋未穫

案金縢之篇今古文皆有而漢人所釋頗異康成以爲公生前事見幽詩譜及箋伏生以爲卒後事見顏籀引大傳見漢書梅福傳儒林傳僞孔傳從鄭者也而以王出郊爲郊天蔡傳亦從鄭者也而据論衡以出郊爲郊野其論既殊矣大傳但言成王欲葬周公於成周因天風雷之怒葬公於畢如是而已乃漢書梅福曰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儒林傳谷永疏曰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則又不關葬成周之故論衡感類篇駁之云儒者說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

狐疑之間。天雷雨示變以彰聖功。夫周公不以天子禮葬。天爲雷雨以責成王。周公非天子。豈安天子之葬。大人與天地合德。周公不安。天亦不安。何故爲雷雨以責成王。孔子譏管仲之僭禮。天欲周公之僭制。非合德之驗。書家之說未然。王充駁是。此與世紀言沃丁以天子禮葬伊尹合。可知梅谷所稱。當時尚書家別解。非用大傳。故穀梁傳三十一年傳注及白虎通封公侯章喪服章後書周舉傳張奐傳李賢注引洪範五行傳皆用此說。師古牽合引之耳。惟以開金縢爲公卒後事。故謂小子新迎是迎其喪。國家禮宜之是宜葬天子禮。不亦戾乎、史公雖亦誤爲公卒後事。然止言感風雷以開金縢。茲不關於葬。與諸家解又別。故亡義於小子新迎數句。謂成王設郊天之禮以迎。我國家先祖配食之禮。亦當宜之。是以成王出郊。支離

極矣應從鄭作公生前事爲確出郊從論衡爲順其餘岐頭詭說俱屬妄傳也然而金縢一書先哲多疑其僞明文衡王廉有金縢非古書辨錢塘袁太史枚小倉山房集有金縢辨二篇本於王廉而暢之其略曰聖人天爵不二武王不豫天也豈三王之鬼神需其服事哉以身代死古無此法後世村巫里媼之見則有之廣陵王胥曰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周公豈廣陵之不若乎二公欲卜公拒之以爲未可戚我先王臣與子一也他人戚先王不可已戚先王則可非伯宗之攘善而何且舍太廟而爲野祭不辭孰甚焉公方命卿士勿言隱諱其跡而乃登壇作墠以自表揚者何也治民事神一爾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元孫旣無才藝不能事鬼神又安能君天下子萬民乎贊周公之才美始於論語造僞書者竊

孔子之言作公自稱語悖矣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武王克商已二年縱有不諱與天之降寶命何傷十亂猶存八百諸侯尚在周公不必憂危至此武王已瘳公之事已畢此私禱之冊文焚之可也藏之私室可也乃納於金縢預為日後邀功免罪之計乎禮祝嘏辭說藏於宗祝非禮也是謂幽國豈周公有所不知而躬蹈之乎爾汝者挾長之稱而圭璧所以將敬也公呼先王為爾不敬自夸材藝不謙終以圭璧要之不順許我則以圭璧不許我則屏圭璧如握果餌以劫嬰兒既驕且吝慢神蔑祖而三王甘其爾汝之稱又貪其圭璧之誘於昭於天者何其節納寵侮之甚也公自以為功是幷二公不告且不知也二公尚不知百辟卿士何以知之曰公命我勿敢言百辟卿士既知之則二公必知之久矣在百辟卿士

或位卑分遠難以進言二公爲國元老知公之精忠靈感至於如此而乃耳聞流言目擊去國相與坐視寂若吞炭何其忍也倘風雷不作金縢不啟王竟誚公誅公彼二公者律以左儒杜伯之義尚何顏坐而論道乎及至反風禾起方瞿瞿然命邦人起大木而築之以愚夫婦所共曉里胥田畯所不屑爲者二公自以爲功不扶帝室之懿親而扶田中之偃木何其不知大體也袁丈此辨甚爽余因攷淮南子精神訓云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高誘注金縢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則知非今所傳之金縢明已

暴風雷雨

王孝廉引晉作雷電以風故下文云天乃雨今先雜入雨字與下不相應

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附案此乃好事者妄談以誣周之賢王以誤後之學士禮明堂位祭統並言之大傳亦有成王命魯郊以禮周公之語史仍其誤續三王世家有云周公祭天命郊陳崇張竦稱王莽功德有云周公受郊祀關七百里之宇豈足信哉唐文粹高郢魯議責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爲非禮程子因之王安石又謂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而成王報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悖執甚焉魯之僭禮夫子以爲周公之衰奈何移於成王伯禽時乎桓林已弱尚拒楚武之稱尊襄鄭尤微能禁晉文之請隧况成王盛君伯禽令子耶然則魯僭始於何時曰竹書平王四十二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

論止之呂氏春秋當染篇亦云此一大確證使成王已賜惠公何必復請且成王之賢萬倍於宜臼平猶靳之而成顧昧然賜之哉斯論發於宋劉敞春秋意林後儒多從之而成王伯禽之誣遂大白於千載矣史公敘於開金縢後若郊祭禮樂之命以金縢故褒之與所言因有大功而賜者又別是繆中之繆也余因疑鄭祖厲王衛與立文王廟皆作俑於魯之僭祭文王而諸侯不得祖天子之禮遂廢歌雍舞佾將何誅焉竹書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魯大禘於周公廟乃後人僞竄而誤者時公未薨

周公卒

案文王孔子之作易史皆書之而周公之作爻辭及定禮制諡何以不書又公諡文此亦缺

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

案報政一事。呂氏春秋長見韓詩外傳十淮南齊俗說苑政理皆載之。而與此不全事。竊僞撰。不足信也。困學紀聞十一引說齋唐氏曰。此後世苟簡之說。非周公之言。遷不能辨其是否。從而筆之於書。使後人務速成之功者。藉爲口實。其害豈小哉。長洲汪氏份增訂四書大全載明黃淳耀十幾參看更足發明

作肹誓

附案費誓說文作柴。從木北聲。廣韻作粊。從米比聲。蓋古文也。路史國名紀五以柴爲誤非。故鄭注曾子問及周禮雍氏竝引作粊誓。而徐廣謂一作鮮一作獮。索隱曰。大傳見作鮮誓。卽肹誓。古今字異。義亦變也。言於肹地誓衆。行獮田之禮。取鮮獸而祭。

魯公伯禽卒

案伯禽不應無謚。當是史失之。又此獨不書伯禽在位之年

何歟。攷漢律歷志伯禽卽位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薨。徐廣引皇甫謐亦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謐依漢志以成王三十年崩也。然竹書謂成王三十七年崩。禽父薨於康王十九年。疑莫能定矣。竹書紀年有誤。

子考公酋立

附案索隱引世本作就。鄒本作遒。漢志就酋兩載。音相近。左傳文十六年疏毛本作者公誤。

煬公築茅闕門

附案徐廣謂茅一作第又作夷。恐非也。韓子外儲右上說苑至公言楚莊王立茅門之法。煬公築茅闕門。當亦其類。而集解引世本云煬公徙魯。疑是徙奄之譌。武王封周公爲魯公。不就封。而使伯禽代焉。伯禽居魯在成王時。傳云命以伯禽。詩云俾侯于魯。蓋成王因其代封重

命之明堂位謂成王封周公。漢律歷地理志。鄭詩譜。謂成王始封伯禽。恐皆非。則初封已都魯。何待煬公始徙。劉志謂魯國卽奄國。想緣左傳因商奄之民一語也。而奄至成王乃滅。安得武王以封周公。蓋成王以奄益封魯耳。周紀集解引鄭云。奄國在淮夷之北。左疏云。奄東方之國。近魯非魯地。高氏地名攷畧云。奄城在曲阜東二里。然則煬公之徙。或祇改建宮室。廓開舊制。此茅闕門之所由築歟。

六年卒

附案漢志謂煬公二十四年。又謂十六年卒。出世家。妄也。史詮誤據之。言世家脫十字。殊謬。

子幽公宰立

索隱曰。世本名圉。左傳文十六年疏引世家作圉。蓋誤以爲世家也。

幽公弟濆殺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

附案漢志潰弗兩載，師古曰，茀音弗，潰古沸字，余攷潰乃費之譌，左傳文十六年釋文引世家毛本作費，而費與茀又通用，故齊有徒人費，而世家作茀也，至索隱引世本作弗，乃字之缺脫，若果名弗，則其後惠公安得名弗湼乎，索隱于此引世本作弗，于世表引作弗甚，又一本作弗，其譌之中又譌，齊魏公一作微公，說在世表。

子厲公擢立

附案世本名翟，漢志兩載之。

獻公三十二年卒

案獻公在位五十年，說見世表，漢志作五十年，謂出世家也。

子眞公濞立

附案眞乃愼之誤，說在世表，而愼公之名多異，說在十二侯表。

共和行政

案此上失書十五年、

武公九年春　夏武公歸而卒

案表作十年是也、此作九年誤、而漢志妄稱世家作一年尤誤、春夏二字、國語所無、未知何本、

懿公兄括之子伯御

案伯御或謂卽括也、說在表、

能道順諸侯者

附案徐廣順作訓是也、與國語合、

再懿公弟稱

案孝公稱或謂懿公之子、說在表、公羊傳昭三十一年述邾婁顏納賊之事似妄、

而杳於固貰

附案徐廣固作故國語是故也二字本通如戰國趙策故不敢入於鄒魯仲連傳作固又趙策國有固籍漢書王貢兩龔鮑傳顏注云諸司亭長掌固之屬唐六典尚書省掌固十四人注以爲即掌故文選兩都賦序注引漢書亦作掌固

子弗湟立

附案湦誤作湟說見表

長庶子息

附案息下缺姑字今本脫之漢志全脫魯頌疏文十六年左傳疏及釋文穀梁首篇疏並引世家作息姑

公賤妾聲子生子息

案聲子是繼室何云賤妾

息長爲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

案仲子手文有若天命不聞衛宣楚平之事始自惠公想因隱亦娶於宋稱子氏故誤也索隱曰經傳不言惠公無道左氏文亦分明不知太史公何據而爲此說譙周深不信然

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

案當惠公世仲子未嘗爲夫人桓亦未嘗爲太子也杜元凱曰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爲桓尚少是以立爲太子

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

案是年鄭歸祊爾易許田在後四年說見周紀

吾請爲君殺子允

案桓公名多異已說見表此處五稱子允疑子字羨文

隱公欲遂立　請爲子殺隱公

案生而稱謚。非也。當衍兩隱字。史詮曰。當作今君。

入厲公

案入上缺謀字。蓋厲未入也。

魯莊公與曹沫會齊桓公於柯

案與曹沫三字當衍。

曹沫劫齊桓公

案劫齊事妄說。在刺客傳。

孟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往觀圉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

附案左傳子般與女公子仝往梁氏觀習雩祭之禮。犖與女公子戲也。然於情事似不協。余舅氏陳大令樹華春秋經傳攷正曰。左傳女公子句疑有脫文。杜云女公子子般妹。亦屬臆解。史記似近情理。且女公子之稱。別無所見。諸侯之女稱公子則有之

矣見公羊莊元年傳

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

案公羊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莊公之母弟也故齊語韋注云慶父莊公之弟史依公羊而杜注左傳云慶父莊公庶兄爲叔牙仝母兄季友是莊公母弟以公羊爲妄杜注較長其詳見左傳莊二年疏毛氏奇齡春秋毛氏傳誤解宗卿以爲唯季友爲莊公母弟故爲桓公大宗稱宗卿妄矣

生子開

案閔公名當作開方說見表

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開

案此言慶父欲立開妄也乃哀姜欲立慶父耳

季友閒之自陳與滑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

案季子已於前年歸魯故春秋書季子來歸此云自陳與釐公申如邾下又云陳送友及申不但誤以友爲在陳幷誤認釐公亦在陳矣請魯求內之五字當衍友與申如邾避慶父也慶父奔莒友卽入魯立申魯無人焉何請之有又何求內之有而申爲湣公庶兄是以夏父弗忌曰新鬼大故鬼小此云湣公弟申亦誤

釐公亦莊公少子

案釐乃閔之兄恐非少子

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

附案傳是慶父使奚斯請免死不許斯哭而往此言季友使奚斯哭而往雖與傳違理亦得通

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

案友為莊公母弟是亦文姜所生史言母陳女妄也申上衍

子字餘說見前。昭三十二年傳曰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

齊桓公率釐公討晉亂

案傳言令不及魯是魯未嘗與伐晉也說見表

生子俀

附案俀乃倭之譌說在表

昭公三年朝晉

附案三乃二之譌表在二年

四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昭公稱病不往

案傳乃辭以時祭非稱病也說見表

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

案春秋在七年此與表並誤書於八年

十五年朝晉晉畱之葬晉昭公魯恥之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魯問禮

案晉畱昭公非畱使送葬也左傳無問禮事並說在表

臧昭伯之弟會僞讒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

案僞為古通臧氏逐會執諸季氏中門之外非囚季氏人也

子家曰齊景公無信

史詮曰齊景公當作齊君

申豐汝賈許齊臣高齕子將粟五千庾

案昭廿六年左傳高齕乃高齮之誤子將乃子猶之誤而子猶上脫貨字故索隱曰一本子將上有貨字

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

案左傳齊侯使高張唁公稱主君杜注比公於大夫集解引服注仝

此云自謂主君義亦得通不必定依服杜而以爲賜昭公書不知何出豈別有所據乎徐氏則議曰梁邱據等已入季氏賂懼昭公復至齊欲納之故令景公爲慢書也

平子布衣

案傳作練冠麻衣

六卿爲言曰晉欲內昭公

史詮曰昭當作魯

趙簡子問史墨曰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

案傳言簡子問墨季氏出君而民服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莫之或罪此云問季氏亡與傳相反誤矣

至於武子文子

附案史詮曰湖本武子在文子上誤也

七年齊伐我取鄆以爲魯陽虎邑以從政

案春秋傳春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秋齊伐魯兩事也此誤

使仲由毀三桓城

案三桓自毀之不關孔子仲由也說在孔子世家

孟氏不肯墮城伐之不克而止

案此事在孔子去後史誤書於去前亦說見孔子世家中

子將立

附案入表於魯悼公下注云出公子是哀公亦有出公之稱以孫於越故也可補經史所未及

七年吳王夫差彊伐齊至繒徵百牢於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詘之吳王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

案會繒在伐齊前非因伐齊至繒且是年無伐齊事也至徵牢之對出自景伯而仍與之康子辭召出自子貢而得不往此誤合兩事爲一並說見吳世家又文身豈禮卽是子貢語史公直易其言而移於吳王口中謬矣

取三邑

案二字誤三說見表

十二年齊伐魯

附案毛本作十一年是

齊歸我侵地

案歸成爾非侵地也說在表

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

案傳康子卒於夏四月己亥非春也當衍春字移夏字於上

哀公如陘氏

案傳作有陘氏。即有山氏也。此脫有字。

公奔于衛去如鄒

案傳言公孫于邾。即鄒也。無奔衛事。

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

案吳越春秋與此仝左傳疏曰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也。遷妄耳。

子寧立

附案悼公之名。此與世本俱作寧。而漢志曼寧兩載。蓋又名曼也。

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

附案魯卑於三桓。則三桓盛矣。而此後絕不言三桓何也。祇

費惠公一見

十三年三晉滅智伯

案智伯之滅在悼公十五年此誤左傳篇末注言魯悼公十四年滅知伯亦非說在六國表

三十七年悼公卒

附案徐廣引別本所紀年數非

子顯立

附案漢志衍顯茲載索隱引世本又作不衍

子屯立

附案漢志屯作毛疑譌猶漢書屯莫如之誤毛莫如也見困學紀聞十二

子匽立

附案匽乃古偃字。年表漢志作偃。

子叔立是爲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

案漢志及索隱引世本皆作旅。疑叔字誤。六國當云七國。七國至愼靚王三年無不稱王者。當平公立時爲愼靚五年。此語最確。別有說在周紀。

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

案秦惠卒於平公六年。此誤。

二十二年平公卒

案下二字衍。平在位二十年也。說見表。

文公七年楚懷王死於秦

案事在文公元年。誤作七年。

頃公二年秦拔楚之郢楚頃王東徙于陳

案秦拔郢楚徙陳在文公十九年此書於傾二年誤楚傾下缺襄字

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

附案徐州卽舒州自來屬齊其屬魯也蓋在齊湣王之世故呂氏春秋首時云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魯取徐州或以史文爲誤非又攷是年楚取魯封魯君於莒年表書之

遷於卞邑

附案卞邑是也各本世家皆譌作下惟毛本作卞餘說在六國表

魯起周公至傾公凡三十四世

附案史不數伯御一代故云三十四世呂氏春秋長見韓詩外傳十亦言魯三十四世亡惟淮南齊俗訓作三十二世則

誤也。氾論訓又漢作三十六世。

洙泗之閒斷斷如也

附案斷字當依索隱音闇作相讓解爲得。一本作斷乃以形近而譌。與漢地理志及下文拱讓句皆協。徐廣以爭辨釋之非也。惟其音闇。故字亦通借作閒。文選李康運命論云、闇闇洙泗之上注引史記政作闇。小司馬舉蔡欽遂行賦。未足爲徵。

史記志疑卷十八終